

冰心

儿童文学奖

新锐作家精品馆

BINGXIN ERTONG
WENXUE JIANG
XINRUI ZUOJIA
JINGPIN GUAN

XUNLU ZHI SEN

驯鹿之森



曹文轩
梅子涵
联袂推荐

西雨客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冰心
儿童文学奖
新锐作家精品馆

BI XIN ER TONG
WEN XUE JIANG
XIN RUI ZUO JIA
JING PIN GUAN

XUNLU ZHI SEN

驯鹿之森



曹文轩
梅子涵
联袂推荐

西雨客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鹿之森/西雨客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8.6

(冰心儿童文学奖新锐作家精品馆)

ISBN 978 - 7 - 5488 - 3229 - 4

I. ①驯… II. ①西…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7990 号

出 版 人 崔 刚
责任编辑 史 晓
装帧设计 侯文英
插 图 地 坤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电话 0531 - 86131729 86922073
印 刷 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mm × 230mm 16 开
印 张 10
字 数 105 千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31 - 86131736)

儿童文学新创作的崛起

兴海编这套“冰心儿童文学奖新锐作家精品馆”系列，嘱我写个短序。

我一看这个系列，真的很惊喜，因为这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基本代表了儿童文学新创作的力量，这一套书也预示着一股新力量的崛起。

郝天晓，写科幻小说，我关注过，也选编过他的作品，早已熟悉，算是一个跨界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影视、科幻、儿童文学三栖作家。胡莹、翟妍、孙君飞、叶万安和何君华等也熟悉，常在一些报刊上露面。他们不在儿童文学的中心，但在创作的现场，他们与众多优秀的身处边缘的作家一样，都是承担着儿童文学使命的执着坚持者。

顾抒是从江苏《少年文艺》杂志走出来的作家，少年时代就写纪实散文，算是儿童文学界“非虚构写作”较早的探索者。王璐琪是最早参加《儿童文学》杂志作家班的，带着“才气写作”的特点，但显然又不是简单的才气写作，因为她笔下的修辞已经不同于前辈们的方式。我曾经想过一个名词，觉得顾抒、王璐琪、王天宁和西雨客等可以命名为“新年代写作”，即他们的作品聚焦于自己的经验，体现新一代的视觉和思维，区别于我给“70后”那一代命名的“新生代”，也不同于文学界的“80后新生代”。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年代特点，叫“90后写作”又似乎不够贴切。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四十年，而明年又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



华诞，但梳理和审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儿童文学，乃至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坦率地讲，多年来很多作家还是靠习惯写作：别人怎么写，他也怎么写；别人是什么视角，他也是什么视角；别人用什么叙事方式，他也用什么叙事方式。开口是什么主题，闭口是什么题材，就是少了思想和童心。一句话，大部分操持的是同样的话语，儿童文学进入一个长期的集体“共鸣期”，你、我、他，皆大欢喜，互相传承，惺惺相惜，但又是千篇一律的，似乎人情大于艺术，写作是一种处世功能。所以，经典的缺失使得儿童阅读空间迅速被流行的通俗的读物所占领。儿童文学阅读在今天更像是消遣和消费，而不是阅读、品读。那种心灵被唤起的激越和欣喜，已经被搞笑、搞怪所取代。写作类型化，风格同质化，变成了新世纪儿童文学的一个特征。

幸好，还有些没有被污染的作家，还有些灵性的文字，还有些个性化的修辞。幸好，还有不少人在写超越主题和题材局限的作品，还有不少人在坚持创意创新。因此，郝天晓、胡莹、翟妍、孙君飞、叶万安、何君华，还有顾抒、王璐琪、王天宁和西雨客等作家一定能走到前台，成为儿童文学新崛起的力量，成为智慧读者的宁馨儿。

一位有目力的编辑和一群优秀的作家，为了关怀，为了使命，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喜爱和迷恋文字，走到一起了，这是值得惊喜的，对读者来说也是幸运的相遇！

我为他们高兴、振奋，也为“新年代写作”的跨界和创新而欢呼！

谭旭东

2018年5月于上海大学



目 录

角 奴.....	/ 1
破 冰.....	/ 24
哑 狼.....	/ 37
冷亦寒的羊驼拉链.....	/ 47
棕 歌.....	/ 56
蓝 鸟.....	/ 70
麦考德的身价有点高.....	/ 85
火 狐.....	/ 99
钓 鳄.....	/ 111
困 兽.....	/ 117
春之鹤.....	/ 126
白之舟.....	/ 133
驯鹿之森.....	/ 144

角 奴

—

最近我总是做梦，明明能听到周围“呼噜呼噜”的叫唤，却怎么也看不清前面晃动的影像，就好像眼前竖着一面磨砂玻璃，所以我很想伸手去砸，可每次刚抬手，自己就醒了。醒了，胸口就很闷，闷得让我以为自己快死了。

我要出院，却以没付清医疗费被拒，十多万的开颅手术费可不是小数目。

今天天气很好，细碎的阳光从窗子的缝隙透射到我脸上。

临床的大哥喊我一声，问我有没有打火机。他肤色有点黑，脸上有条长疤，下巴上窜着一茬青胡，身子壮实，左腿膝盖处截肢，厚厚的纱布还死死地勒在他的胸口上。

见护士不在，我努力把手伸到被褥底下，揪出一个私藏的小火机丢给他。

他眉头一喜，点着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舒服地仰躺在床上。

“喂。”他说，“要聊会天不？”

“好啊。”我说，“你说聊什么，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他关切地问。

“哎……”我叹了口气，“医生说伤到脑部神经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口烟，问：“知道定日吗？”

“那是什么？”

“西藏一个地方。”

“哦！”我朝他那边侧了侧身。

“给你讲个‘淘金’的故事吧……”

二

木托出生没多久被父母抛弃，一位来四川看病的老年夫妇捡到了他。那个冷冽的隆冬，木托就被夫妇带回了他们远在拉萨的家。两位老人膝下无子，住在拉萨管辖下的柳伍乡。木托八岁开始上学，十三岁那年，养他的老头，木托喊着的爷爷，乘鹤西去。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将木托奶奶砸出了恶疾，她每日咳嗽，有时能咳出血来。本就拮据的家再也支撑不起木托上学，于是木托就随着邻居干起了伐树的活。那个时候，伐木工人要冒着严寒，行走十几公里，去往林子。木托瘦弱，年龄又小，干了一年，腰都累弯了。奶奶拉着他干裂的手，看着他脸颊烙熟了般的高原红，坚决不让他再做。木托就没有再去，可他不能闲着，他需要生活，需要挣钱，需要很多很多钱给奶奶治病。

此后的几年，木托又做过送奶工、搬运工甚至泥瓦匠。十六岁的木托比同龄的孩子成熟许多，他脸蛋紧绷，目光犀利，走起路来稳稳当当。

十六岁那年，他听说去定日能发财，也听到街坊邻里说过不少人一夜暴富。一夜暴富？木托不敢想象，他心底虽然不信，但是看到街坊邻

居说得有板有眼还一副向往的表情，就动心了。他看了看奶奶，想：再不趁奶奶还能生活自理的时候出去挣钱，就真的没时间了。作别了奶奶，木托就去了定日。

那是一段艰辛的路程。木托舍不得车费，就沿着那冰冷的灰浆石国道走。当时是夏天，高原上日夜温差极大，中午的马路，空气都能沸腾，而晚上的冷风甚至能让落下的雨在中途变成冰柳。

大概走到了一半，木托遇到了另一个跟他一样跋涉的人。那个人叫乌巴拉，浓眉小眼，鼻子挺拔。乌巴拉操起一口流利的藏语，站在山坡上朝木托喊：“卓不，你到哪里哟？”卓不是“朋友”的意思。

孤零零赶路的木托也兴奋起来，大声回应：“我去定日！你呢？”

“同路哟！”乌巴拉说着跑下山坡，跑到木托的面前，笑着。

“我去挣钱。”木托说，“你知道干什么最挣钱吗？”

“挖矿挣钱！”乌巴拉想了想说，“工人不挣钱，挣钱的都是矿头子！”

“什么矿？”

“石头矿。”

木托觉得乌巴拉很有趣。

“你从哪儿来？”

“柳伍乡。”木托补充，“在拉萨下面。”

“哦，我要回扎果乡，在定日上面。”

两个人刚认识仿佛就有说不完的话，就这样边说边走。有人陪，木托也不累了，乌巴拉也很高兴。说到最后，木托问：“你怎么跑这么远啊？”



“找灰马啊!”

“灰马?”

“灰马。”

“灰色的马?”

“不，不，是牛，犀牛!” 乌巴拉张开双手，尽量撑开再撑开，“喏，有……这么大！不，比这大多了！总之我在找它。”

木托不知道犀牛什么样，他以为犀牛是耕牛水牛或者牦牛之类的牛。可当木托转过一处山脊，听到乌巴拉惊喜地叫着“灰马灰马”后，又突然看到那个叫灰马的庞然大物时，下巴都掉到了地上。

三

“犀牛啊。”我表示困惑，“西藏那边应该没有犀牛吧，那犀牛哪里来的?”

临床大哥吐了口烟圈：“犀牛，当然是自己跑来的。”

自己跑来的？莫非那犀牛白痴不成，西藏的环境根本不适应它生存啊。我心里虽然不信，但也不好再问下去，就竖起耳朵继续听。

窗外的阳光晒得我有了睡意，大哥低沉的嗓音缓缓地飘进我的耳朵，让我更困了。

四

那是一头肩披盔甲、威风凛凛的大犀牛。它体长三米有余，肩高跟乌巴拉胸口齐平，皮肤上的突起像是钉进肉里的一排排细密的钉子，额头前端的鼻子上顶着一枚寒芒闪烁的独角。那角很粗很短，更显得坚不

可摧。可是，这头犀牛瞎了一只眼。

木托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吓坏了似的躲到乌巴拉身后，紧张地狂咽着唾沫。

“灰马！”乌巴拉朝着那犀牛喊，“这是卓不，是我的卓不，也是你的卓不！”喊完他转头：“木托，你去摸摸它，灰马不顶人的。”

木托听到乌巴拉的话，才稍微站直了身子，试探性地对灰马喊：“乌巴拉……乌巴拉说你不顶人，我可要去摸你了！”

灰马耳朵动了一下，然后抬头，用唯一的小小的眼睛看了木托一下，便重新低下头啃食草叶。

木托仿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走了几步，颤颤抖抖地伸出手，摸过去。手里是怎样的感觉啊，硬硬的，像摸到了钢盔；挺扎手，像触到了一撮碎石。木托继续摸。他大胆起来，手向着灰马额头游走，滑过额尖又向着那枚独角游去。

好像感觉到了木托的动作，灰马“哧”的一声叫，把脖子狠狠地扭向一边，然后抬头，将那匕首般的角对准木托。

木托在它哧叫的时候就吓得跳开了。

“哈哈，你可以摸遍灰马的全身，但不能摸它的角。连我都不行，谁都不行。”乌巴拉咯咯笑起来。

“真小气。”木托问，“那你经常要出来找它吗？”

“不，以前它只在定日附近的山林活动，这次不知为什么会跑这么远。”乌巴拉说，“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它很狼狈。半年前，它突然出现在我家附近的山林里，当时它靠着一块岩石，眼神十分黯淡，四蹄蹄板上满是划痕，它的身子瘦弱，表皮盔甲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它身上，显



得很滑稽。见到我，它非常警惕，耳朵甩动着，把那根角对准了我。可它还没有朝我进攻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地上。我给它端来了水，灌了它几口，总算保住了它一条命。这些日子，它就一直待在树林里。我上山砍柴，它就远远地看着我，我去小溪边喝水，它就走过来跟在我身后。”

乌巴拉说完，走过去摸了摸灰马。

灰马仰起头，把头转向某个方向。它的眼睛看不清楚，就用灵敏的鼻子哼哼哧哧地嗅了一会儿，可它马上低下了头，小眼睛中透出深深的失望。做完这些，灰马再没有抬头，只是跑向了一侧的山坡。

木托迎着风眯着眼忙说：“不好了，灰马又跑了！”

山风大了起来，吹得草丛唰唰作响。乌巴拉这时才注意到风向早已变了，而且天也变了。

“没事，它肯定是去定日了，跟我们不走一条路。”乌巴拉说着拽起木托跑向了一处可以避雨的山脊晃。

三天后，两人灰头土脸地爬上一处凸起的巨石，远远地看到定日县在清晨的阳光里闪耀。

两人跑过去，在早市上买了几个包子吃下去。

五

木托说：“就在这里，再见吧。”

乌巴拉说：“你还要找活。”

木托说：“嗯。我先看看。”

乌巴拉蹙着眉：“你准备找什么活？”

“什么挣钱干什么。”

“挣钱的都是老板。”

“那我就找个除了老板挣钱最多的活。”

“吃苦没事？”

“没事。”

“挖矿累，但钱多。”乌巴拉拉着木托朝前走，“我认识一个挖矿的人，他还欠我一条兔子的钱，我帮你问问。”

穿过几条街，乌巴拉终于在一辆去往矿坑的牛车上找到那个人。

“个巴尔，兔子钱。”乌巴拉说。

“好小子，等我发工钱就给你，可好？”名叫个巴尔的那人头发乌蓬蓬的，挥舞着的手上的指甲也乌黑乌黑的。

“我现在就要！”乌巴拉拽着牛车不让走。

个巴尔抬头看了眼木托，就说：“是不是他要去矿地？”

“不给钱你就得带他去！”乌巴拉把木托推到牛车上，快快地说。随后，木托扒拉着车兜上去，感激地看着乌巴拉。

“就在这里，再见吧，后会有期。”乌巴拉笑着说。

木托成了一个矿工。

那矿距离定日挺远，木托在定日又没有住的地方，索性住在了矿旁搭建的简陋窝棚里。工钱是按照挖出矿石的重量计算。木托开始充满了干劲，他要不停地挖，比别人挖得都多，一天挖十天的量，一个月就是十个月的工钱。木托流着口水，雄心壮志地计划着，他要给奶奶买个电视机，还要给家里换层新瓦。

可两天后，他就蔫了。现实是残酷的，每天吃多少饭就只能做多少活，再多，身体吃不消。但木托不服气，便早起晚睡，跟某些急需钱的



大人们一起拼命。十天后，他在搬运石头的路上摔倒，闪了腰。木托躺在窝棚里整整两天，同住的大人们见他小，就照顾着他。木托觉得自己的计划泡汤了，晚上他想到奶奶，一时难过得很，就哭了，那眼泪顺着眼角混着脸上的尘土一直流到了耳朵里。

乌巴拉从个巴尔嘴里知道木托的事，急急忙忙地赶过去。

“还做吗？”

“做。”

“还是别做了。”乌巴拉说。

“我想赚钱，虽然累，可钱真像你说的不少。”木托说。

那天晚上，乌巴拉烤了一只山鸡给木托补身子。木托埋着头，拿着流油的鸡腿的手微微颤抖。黑暗笼罩了他垂下的脸，让乌巴拉看不清他的表情。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木托迎来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几个挖矿的大人休息时聊起了天。

“听说阿坝孜那小子赚了很多钱？”一人问。

“不然呢，他那金项链哪来的？”一人接。

“啧啧，他干啥了？”

“去了西边。”

“西边只有森林啊！”

“别说，那边真挺神的。”

.....

木托上了心，他有意地打听，问人西边的事。

看矿的老大爷抽掉不离嘴的乌黑的烟枪，露出一口黑黄的牙：“那边

海拔低，都是森林，森林再西就是尼泊尔了。”他好像知道点什么，并不忌讳地说：“有些人去那淘金，确实有个别人发了财。”

“做什么？”

“不知道。”

木托没再问。

六

大哥说得入了神，完全没注意到护士阿姨早站到他旁边了。

“谁允许你抽烟的？”她声音很大，怒气冲冲的。

我一个激灵，也不困了，而大哥更是吓了一跳，红着脸赶紧把烟从嘴里扯出来，没出尽的烟气呛得他一阵咳嗽。

“还不扔！”护士阿姨叉着腰，一脸无奈。

大哥尴尬地俯下身子在地上按灭烟头，然后丢向垃圾桶。他屁股抬起，扯起了搁在床头的皮衣。那皮衣一下子敞开了，从中掉出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块。

等护士阿姨走了，我问：“那是什么？”

大哥呵呵一笑，把掉在衣服外面的那石头捡起，托着，放到眼前，深深地凝望着：“朋友的宝贝。”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角有些红。他问：“故事还听吗？”

“听。”



七

木托走了，他去了西边。

走前，他把这段时间挣的大部分钱寄给了奶奶，然后拿出一部分钱买了一个手电筒，交给个巴尔捎给乌巴拉，剩下的钱他买了一把弯刀和一些赶路需要的东西。

同样沿着水泥国道，木托走在狭长的山谷里，四周被群山笼罩，像是走向一个神秘的地带。晚上他躺在睡袋里，望着明亮的繁星，会感到孤独，但他想到生活，想到他必须面对的东西，就甩甩头，强迫自己睡下。可他还是没睡着，他又想到了乌巴拉的灰马，想到了它那巨大无比仿佛能撑天撼地的身躯以及那好似无坚不摧的独角。他有点羡慕它，羡慕它的强大。

路上他碰到了两个善良的大叔，他们用车子捎了他几程。海拔迅速降低，远处巍峨的雪峰不见了，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木托不知道现在走到哪儿去了，就蹲守在一棵大树旁期待等个人问问。等了半天，不见人影。黑洞洞的森林里响起猴子咯咯打闹的声音，有点吓人。

“谁？”木托听到轻轻的脚步声。他听力出奇地好。

一个人影从树丛里晃了出来，是男孩，年龄跟木托差不多，扎了个辫子，脖子上戴了一条黄金项链，亮得很。

“阿坝孜。”男孩问，“你是谁？”

木托愣了，他没想到这么巧遇到了那些人聊天中出现的阿坝孜，于是有些羡慕地回答：“来找工作的木托。”

“找工作？哈哈哈。”阿坝孜大笑起来，“直接说来淘金的不就行了。好吧，你确定干？”

木托盯着那项链。他不确定那项链具体值多少钱，但知道值很多很多钱：“要。”

“好吧，好吧，最近也缺人，我领你见老板。”阿坝孜说着往前走，“最近这边也来了不少淘金的大人，不过老板明说了，大人决不要，也不允许我乱说。”

“为什么？”

“不知道。”

穿过一片森林，阿坝孜在一个小屋前停下，对里面的一个人说：“老板，我给你带人来了，记得给我加钱。”那小屋子前面放着十几根枯黄色的短木桩样的东西，木托觉得眼熟，他还没细看，就听屋里人说：“少不了你的这个钱。”话音刚落，一个穿戴讲究的中年男人就跨出了门。

“来干什么？”

“挣钱。”

“好眼光，我这里能发财。”他点点头，表示满意，问道，“决定了？”

木托有些犹豫地看了看阿坝孜，也没问干什么，只要可以赚钱他都愿意干，回答：“决定了。”

“好。”老板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那十几根木桩，说，“让阿坝孜教你追踪它们的主人吧。你只需要找到他们，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找到并通知我就行了。”

木托疑惑地看着那些木桩，看着看着，越看越眼熟，越看越吃惊，那些木桩分明是犀牛的角啊！他有些颤抖，脸色苍白，突然觉得自己有